

清平山堂話本

花燈轎蓮女成佛記

入話

六萬餘言七幅裝

無邊妙義廣含藏

白玉齒邊沉舍利

紅蓮舌上放毫光

喉中甘露涓涓滴

灌頂醍醐滴滴涼

假饒造罪如山嶽

只須妙法兩三行

却纔白過這八句詩是大宋皇帝第四帝仁宗皇帝做的
的单做着讚一部大乘妙法蓮花經極有功德爲何說
他自家今日說箇女娘子因誦蓮經得成正果這女娘
子的父親姓張字元善母王氏夫妻二人無一男半女
原是襄陽人氏家傳做花爲生流寓在湖南潭州開箇

花舖平日好善，只好看經念佛齋僧布施。二人心中常不樂，自思量。傍中年之壽，不曾生一男半女。如何是了？每日在門前坐地，只見一箇婆婆，隻目不明，年紀七旬之上，頭如堆雪，朗朗之聲，背誦念一部蓮經，如搗注水。張待詔道：我夫妻兩箇如今四旬之上，無男無女，正好修善，如何得他教我？我看此卷蓮經，則箇看他許大年紀，在街頭吃化，想他也無男無女了。如此這日，叫婆婆來門前，張待詔娘子盛一碗飯，一碗羹齋。這無眼婆婆遂問道：婆婆你多少年紀？婆婆道：老拙七十五歲了。王氏道：你在那里住？家中有甚人？管顧你？你眼見也不見。婆婆道：老拙無箇男隻女，在百廝求院子里住。兩目青

百畧見些兒每日出來看經吃化自曰十歲無了丈夫
五十歲壞了眼平日只愛看經道今看五十餘年經了
因此背誦如水說罷王氏道可憐可憐婆婆是這般健
便好倘有些病痛何人伏侍你忽一日歲壽終誰來斷
送你我有一句話與你說不知你肯否婆婆道不知媽
媽有其說話王氏道自從今日起你搬來我家住每日
只在我家吃飯量你一个老人家吃得多少你便教我
看這部妙法蓮花經教得我會時無甚相謝你待你百
年之後壽終我夫妻二人與你帶孝如母親一般斷送
你意下如何婆婆聽了滿面笑容道是婆子那里得這
般福分君教看經甚是容易豈敢指望相謝但得媽媽

收留實是萬幸張待詔娘子聽說了大喜便交婆婆歸去百廝來院子內收拾了麕衣破衫便來婆婆去不多時來到張待詔家里住當下王氏便燒湯與他洗浴換了幾件潔淨衣服與他着別折一箇房交他住卧每日搬茶搬飯與他吃早晚之間燒一炷香一隻卓几上安着經共婆婆對坐了同看王氏從來却識字看着經本讀婆婆背念一日三三日九不則一日教得夫妻二人每日看念如瓶注水王氏每伏侍婆婆並無怨心自此一住三年有餘忽然間婆婆看着王氏道婆子在此高惱三年今晚去也王氏聽得大驚道婆婆你在我家我夫妻二人不曾有甚言語你從來說道無親無故你却那里去婆

婆笑道借你肚皮裡安身則箇王氏笑道我却只道箇
原來婆取笑要當下只是取笑過各自去睡次日侵
早王氏笑道婆如何不起逕到房前推開房門只見
婆上端然坐化於床上王氏大驚出門外和丈夫商議
只得買箇龕子盛了匿了七日做些功果與他以畢擡
將出去衆隣相送至山林邊燒化了第三日收拾骨植
葬了不在話下王氏自從沒眼婆上死後便覺腹中有
孕漸上腹大看十月滿足忽日傍三更時分肚內陣
陣疼來張待詔去神前燒香點燭禱告不在是男是女
保護快生快養顧箇婦人伏侍了張待詔許下愿心拜
告神明覺道自己困倦便去床邊畧合眼只見白頭婆

子從外而笑將入來便望房裡去張待詔隨後入來
被門檻一絆一交驚將覺來却是夢裡聽得鼓打三更
自思量道怪哉我道明白的事却是夢裡說由未了只
听得呀儿地小兒哭响連忙看時已自妻子分娩了又
得快顧來的婦人伏侍張待詔見是箇女兒却和那沒
眼婆儿一般相似當下張待詔甚是喜歡當日過了第
三做了三朝看儿滿月不在話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漸儿長成一周取名思量婆儿的看經事取名蓮女又
早七年之期這女子件儿聰明見經識經見書識書隣
近又有一箇學堂教此女子入學讀書不過一年經史
皆通其實奇異父母惜如珠王夫妻二人每日齋僧佈

施隨喜看經在家做些花朵只听得街坊人熱鬧又聽得鼓鈸聲喧張待詔出門問做甚麼鼓鈸响有人道能仁寺長老惠光禪師引衆僧來抄化齋糧因此鬧熱不在話下且說蓮女在學堂內讀書听得鼓鈸响走出學堂看一看見能仁寺長老惠光禪師坐在轎上與衆僧沿街抄化披趺只見蓮女猛然搶上前來用手扯住惠光禪師學人啓問堂頭大和尚我有一轉語敢問和尚則箇道

龍女八歲獻寶珠得成佛道奴今七歲無寶珠得成佛否蓮女道罷只見惠光禪師不荒不忙便道何不投院子裡來此處又無法座蓮女道我不理會得只還我問

頭來以手扯住長老衣服扯下轎來扯得長老團圞的轉滿街人都嚷起來驚動張待詔正與妻在門前做生活听得人嚷走出街上打一看只見有人說道待詔你的女兒有些夢風了扯住和尚問他討甚麼問頭故此作喚待詔見說連忙走去分開人衆打一看果是女兒扯住長老急忙便道我女兒有些夢風看我面莫要責他一個頭說抱了女兒便走回家當下衆人都散了長老上了轎於路抄化去了且說蓮文爺抱回家娘吃了一驚道女兒下次休得如此被人耻笑似此之後又過三五日忽然不見蓮文諸處無尋處原來蓮文在學堂裡听得法鼓却是能仁寺長老講經說法一逕走入寺中一看

果然長老升座說法蓮女分開人衆直到法座下高聲
問曰

龍女八歲獻寶珠得成佛道如今七歲無寶珠得成佛
否蓮女道罷長老不答乃手劃一箇圓像言曰你還見
麼蓮女見了正欲再問只見張待詔你女兒又去能仁
寺問長老連忙趕去抱了便走回家道你如今風了被
人笑耻自此之後年去月來再不交女兒入學每日只
在家做些花費做生活了過不覺時光似箭日月如梭
年去月來看上長成十六歲生得端妍少貌有十分顏
色忽然時遇元宵家上點放花燈不拘男子婦人都上
街看燈不在話下當日正是正月十五日元宵隣近有

幾家老成的婦人相呼相喚看燈因此叫女兒同去於是衆簇着迤邐長街遊看直箇好燈怎見得

笙簫盈耳絲竹括街九衢燈火燦樓臺三市綺羅盈巷陌花燈萬盞只疑吹下滿天星仕女雙攜錯認降凡王母隊燈下往來翠女歌中相鬪綺羅人幾多駿騎嘶明月無限香車碾暗塵

當下蓮女和街坊婦人女子往來觀看花燈來到能仁寺前扎箇鰲山點放諸般異樣燈火山門大開看燈者不分男女挨出擁入蓮女見也不顧街坊婦女挨將人去看燈真箇好燈三門兩廊有萬盞花燈照耀如同白日蓮女和衆人相挨失了街坊婦女也不見了蓮女却

走到觀音堂前只見兩箇和尚鋪着白藍抄化錢買燈
油蓮女挨向前看着和尚道和尚上上我問你能仁寺
中許多燈那一碗最明和尚見問得蹉蹊便回言道佛
殿上燈最明蓮女又問曰

佛燈在佛前

心燈在何處

道罷和尚吞不來只叫却非上上被蓮女搶上前去和
尚頭上削兩箇栗暴削得火光送贊和尚捧了頭叫苦
呀上這小娘子到好硬手我不曾相犯你上如何便打
我蓮女道還我問頭來和尚都波了去告長老蓮女又
到佛殿上見兩箇和尚在那里便兩隻手扯住問道能
仁寺許多燈那一碗最明那和尚猛可地乞他摔住蓮

忙應他只有佛殿上燈最明蓮女又問道

佛燈在佛前

心燈在何處

蓮女道罷和尚答不來只叫却非上被蓮女搶上前去和尚道我不理會得蓮女道你不理會得要你如何放了一隻手看着和尚臉上只一拍打箇大耳光和尙被打去告長老上上聽得道不須你門說我自知了這魔頭又來了惱我連忙叫侍者搥鼓升法座又有那好事多口的道小娘子長老升法座你可去問他蓮女見說一氣走來法座下衆僧都隨着惠光禪師坐在法堂上年紀高大十分精神端的是羅漢聖僧怎見得

雙眉垂雪碧眼橫波衣披六幅烈火鯨鱗拄杖九

環錫杖霜姿古貌有如南極老人星鶴骨松形好
似西方長壽佛料應元寂光中客定是楞嚴會上
人

惠光長老坐定用慧眼一觀見蓮女走到法座下合掌
却欲要問長老不等他開口便厲聲叫曰且住你受我
四句偈言

衲僧不用看他燈

自有靈光一點明

今日對君親說破

塵七刹七放光明

道罷蓮女聽了便答四句

十方做箇燈毬子

大地將爲臘燭臺

今日我師親答問

不知那箇眼睛開

道罷又曰你還我燈麼長老答曰

照天照地 天地俱明

蓮女又問曰照一席大眾也無能令衆人明否長老答

曰着然也蓮女又問道照見幾箇長老答曰照見一

箇半箇蓮女問曰一箇是誰半箇是誰長老道一箇是

我半箇是你蓮女曰借吾師法座來與你講法長老曰

且去尋箇漢子來還債道罷蓮女通紅了臉衆人都和

起來有等不省得的便罵道這和尚許大年紀說這等

的話有一等曉得的便道是禪機人皆不知正如此說

只見同來的婦人女子入法堂來尋見了蓮女領了道

何處不覓到若是不見你時交我門回去怎的見你爹

娘說罷衆婦女簇擁回來却不說寺中之事各人叫了安置散了這日之後蓮女只在門前做生活若有人來買花便去賣再不閑管這蓮女漸長得堪描堪畫從來道女大十八變這女娘子方年一十七歲十八大有顏色張待詔點一鋪茶請街坊吃與女兒上頭七七之後越覺生得好怎見得

精神瀟洒容顏方二八之期體態妖嬈嬌艷有十分之美鳳鞋穩步行苔徑襯雙足金蓮玉腕輕擡分花陰露十枝春筴勝如仙子下凡間不若嫦娥離月殿

這蓮女年一十七歲長得如花似玉每日只在門首賣

花開便做生活街坊有箇人家姓李在潭州府里做提
控人都稱他做押錄却有箇兒子且是聰明俊俏人都
叫他做李小官人見這蓮女在門前賣花每日看的眼
裡心雖動只沒理會處年方一十八歲未曾婚娶每日
只在蓮女門前走來走去有時與他買花上上不論價
一買一成或時去閑坐地看做生活假托熟問東問西
用言撩撥他不只一日李小官思上想上沒做奈何發
寢忘食也不敢和父母說因此害出一樣証候叫做相
思病看上的懨上黃瘦了不間便有幾声咳嗽每日要
見這蓮女沒來由只是買花上上多了沒安處插得房
中滿壁都是花一日三三日九看上病深着了床不能

起父母見了心荒便請太醫調治服藥不能痊可你道這病怕人乃是情色相牽若兩邊皆有意不能完聚者都要害倒了方是謂之相思病若女子無心男子執迷了害的不叫做相思病喚做骨槽風今日李小官却害了此病正是沒奈何處如何見得這病怕人魯有一隻詞兒說得好正是

四百四病人可守惟有相思難受不疼不痛惱人腸漸上的交人瘦愁怕花前月下最苦是黃昏時候心頭一陣痒將來便添得幾聲咳嗽

且說李小官人想這蓮女害得着了床父母荒了有媽上來看他只見房里滿壁的花都插着異樣奇花也不

曉他意又不好問他思量半晌便問他道原何有這許多花朵小官言答媽上你不知我買來供奉和合利市哥上的娘道你是胡說便做供養也不消得許多必有緣故你有甚麼事實對我說小官只不肯說別了面皮朝裡壁睡了媽上只得出來與丈夫商量便叫妹子來分付你去房裡款曲可問他是何原故妹子道不必分付我自有的道理哄漏其情回覆妹子說罷便入房裡來將藥遞與小官吃自言自語道官人這病蹺蹺你實對我說我自有的道理方便你處你不要瞞我這病思量老婆了氣血不和以致害得如此那小官見說道妹子莫笑我實不相瞞你我有一件事只是難說妹子道

說不妨此間別無一人小官人道只爲一箇冤家惱得
我過活不得妳子道又是苦呀却是甚麼冤家莫不是
負命欠錢的冤家小官人道不是這箇都只爲我們隔
壁過三五家張待詔有箇做花的女兒叫做蓮女十分
中我意因他引動我心使我神魂蕩漾廢寢忘食日夜
思之你不見我房裡插滿花枝因此上起妳子听了呵
呵大笑道有何難哉我與員外媽上商量了完成此事
這一段姻緣道罷出房來堂前見了押錄媽上把件事
說了一遍李押錄道媽上如何是好他是做花的手藝
人我是押錄不是門當戶對媽上道要孩兒好只得將
高就低倘若不依他孩兒有些失所悔之晚矣李押錄

見媽上說只得將就應允了便請兩箇官媒來商議道
你兩箇與我去做花的張待詔家議親二人道領鈞旨
便去走到隔壁張待詔家與他相見了便道我兩箇是
喜虫兒特來討茶吃賀喜事張待詔多蒙顧管且請坐
吃茶罷便問誰家小官人二人道隔壁李押錄小官人
張待詔道只是家寒小女難以攀陪二人道不妨張待
詔道只憑二位二人道他不嫌你家你若成得這親事
他養你家一世不用憂柴憂米了夫妻二人見說甚喜
就應允了兩箇媒婆別了出門回報李押錄上上見回
覆肯了大喜隨擇一日下財納禮奠鴈傳書選棟吉日
成親小官人見應承之後百病皆散將息復舊唇紅齒

白不覺時光似箭日月如梭早是半年之上日期李押
錄着兩箇媒人到張宅說親近新冬日子十五日好這
張符詔有一般做花的相識都來與女兒添房大家做
些異樣羅帛花朵插在轎上左右前後也見得我花里
行肆不在話下到當日李押錄使人將轎子來衆相識
把異樣花朵插得轎子滿紅因此至今留傳花灯轎兒
今人家做親皆因此起當時轎子到門前衆人粧果得
錦上添花請蓮女上轎擡到李宅門前歇了司公茶酒
傳會排列香案時辰到了司公念攔門詩賦口中道脚
下慢行上上請新人下轎遂念詩曰

喜氣盈門歡聲透戶珠簾綉幙低攔門接次只好

念新詩紅光射銀臺盡燭氤氳香噴金猊料此會
前生姻眷今日會佳期喜得過門後夫榮婦貴永
故于飛生五男二女七子永相隨衣紫腰金加官
轉職門戶光輝從今喜氣後成雙盡老福祿永齊
眉

念畢請新人脚下慢請行時辰將傍不見下轎司公又
念詩賦曰

瑞氣氤氳祥雲繚繞笙歌一派聲齊門闌喜慶仿
佛墜雲霓畫燭花隨紅影沉檀滿熱金猊香風度
迎仙客唱迎仙客樂過雲低喜得過門後夫榮妻
顯永效于飛男才過子建女貌賽西施壽比南山

福如東海佳期從今後兒孫昌盛簡上赴丹墀

司公念畢詩賦再請新人下轎三回五次不見蓮女下
轎司公怕到過時辰便叫張待詔媽上自向前請新人
下轎媽上見說走到轎子邊隔着簾子低叫我兒時辰
正了可下轎下來說罷里面也不應媽上見不應忍不
住用手揭起簾子叫幾聲我兒又不應看蓮女鼻中流
下兩管玉筋來遂揭了銷金蓋頭用手一搖見蓮女端
然坐化而死只見懷中揣着一幅紙媽上拿了放聲大
哭把將去衆人看上面有四句辭世頌曰

我本林泉物外人

偶將兩腳踏紅塵

明公若肯與慈造

便是當年身外身

當目衆人都驚呆了道不曾見ヒヒ真箇難得李押錄
夫妻也沒做理會處小官人也驚呆了道只是我没福
張待詔只得擡到我家買口棺材斷送他也不枉了我
家出箇善知識李押錄道使不得既嫁了我家生是我
家人死是我家鬼如何又扛回去我自斷送兩邊和氣
了只見街坊立滿人都來看有來禮拜的也有合掌的
正如此之間只見一簇人圍着一乘四人轎子那和尚
分開人衆高聲在一柄青涼傘下扛着轎子叫道你兩
家不要荒也不要爭斷送這娘子也不是你兩家人正
是老僧徒弟我僧房中有龕子扛一箇來盛了看老僧
與他下火點化這女子去好處安身說罷衆皆道好不

是這佛來如何計結張待詔夫妻二人磕頭禮拜道我
師望乞指我女兒到好處去說罷惠光禪師急令從人
回寺擡了龕子至李押錄門首扶蓮女入龕子扛去能
仁寺法堂內停了做了三日功果至第五日扛去本寺
後化人場當時李二家都來做齋拜了長老上上討條
椀子立了打箇圓像與蓮女下火念下火文曰

可惜當年二八春不沾風雨共微塵如何兩腳
身去虛作閻浮一人如今花已謝移根別處新
百骨頭上生火焰九重臺上現金身曹娥女十四
投江名傳天下龍女八歲成佛聲動十方這兩箇
女子風流怎比蓮女俏惜未嫁早死已知色是空

可惜未成花燭洞房且免得兒啼女哭

咄

一段祥雲成兩足

逍遙直到梵王宮

惠光長老念罷須臾火着化了把骨殖送在寺中張待
詔夫妻二人亦然棄俗出家不過三年夫妻二人成雙
坐化而去善有善報蓮女即是無眼婆上後身子毋一
門俱得成其正果作善的俱以成佛奉勸世人看經念
佛不虧人

花燈橋蓮女成佛記終

曹伯明錯勘賊記

入話

二八佳人巧樣粧

洞房夜上換新郎

兩條玉腕千人枕

一顆明珠萬客嘗

做出百般嬌體態

生成一片歹心腸

迎新送舊多機變

假作相思淚兩行

話說大元朝至正年間去那北路曹州東平府管下東關有一客店這店主姓曹雙名伯明年三十歲渾家亡化止畱下箇孩兒年十歲叫做驢兒這曹州城里有一箇妓者喚做謝小桃年二十二歲生得千嬌百媚是箇上廳行首伯明與他來往一年有餘伯明一心愛小桃

要娶他爲妻那小挑口裡應允終是妓者心不一原來他自有箇孫老喚做倘都軍與他相處五年小挑一心要嫁他爭奈倘都軍沒錢因此還接客不想伯明知心要他一日來城裡和姑娘商議原來姑娘死了姑夫與兒子開着飯店當見姪兒來家同坐說話伯明言姑娘我今妻已死多年家中無人如今行首謝小挑要嫁我我亦要取他特地說與姑娘知之姑娘道姪兒不可取他上是花門柳戶之人心不一的別要箇良家的婦女這伯明不聽姑娘說作別回家自使錢備禮立婚書討了謝小挑回家爲妻只因不信姑娘口爭些死非命正是

金風未動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古語云

兩臉如香餌

雙眉似曲鈎

吳王遭一鈎

家國一齊休

這曹伯明與謝小桃相聚過了兩個月餘忽日倘都軍
來望謝小桃上上低上說與倘都軍道我和你要做夫
妻容易這曹伯明每日五更出去接客只是不在家尋
你去五更頭等他來時打死了他咱兩個永遠做夫妻
却不是好倘都軍見說大喜道姐上此計大妙辭別去
了不在話下却說五更頭有箇剪衣的喚做獨行席宋
林白日不敢出來只是五更半夜行走一日去一家偷

得些東西駝着正走到五更頭撞見曹伯明七七大喝
一声道你是甚人宋林道你是甚人伯明道我是東關
里開客店的曹伯明宋林曰曹伯明沒事便休若事發
不放了你道罷去了過了數日忽一日曹伯明到五更
頭接客是冬月到得五里地時紛七雪下等了一會雪
下沒客到迎風冒雪走回行得沒一里路上被個包袱
一絆倒伯明扒起來見了包袱自思若是有錢的那了
由自可那沒錢的那了憂愁病死便乃叫曰前面客人
脫下包袱叫了十數聲沒人來往雪又下得大天色已
曉只得跣了包袱回家敲門小桃開門見了包袱便問
道那里的東西伯明道娘子我和你合該發跡才走到

五里頭見雪大沒客來走回來被這包袱絆一交起來
叫人時没人來往我只得跔回和你受用常言道

人無橫財不富

馬無夜料不肥

也是天賜與你收過有分交伯明惹得煩惱正是
争似不来還不往也無歡喜也無愁

古人有云

天听寂無聲

茫茫何處尋

非高亦非遠

都只在人心

話分兩頭却說曹州上尹升斤忽東平府發文書來取
曹州東關里開客店的曹伯明正身到來急喚張千你
可去捉拏曹伯明來無多時到堦前跪下州尹問你如

何嚇詐脏跔回家去從實招來伯明告相公小人不曾
拏人東西州尹交打當拖番在地打了二十下打得皮
開肉綻解血淋七伯明不肯招認欲道再問只見謝小
桃跔着包袱來州厅上出首告道數日前曹伯明不知
那里跔這包袱來家不知是誰的婦人特來出首伯明
道你這烟花潑婦如此歹心我和你是夫妻你和別人
做一路屈害我州尹大怒言脏計有了如何不招伯明
再三苦告相公小人在五里路接客雪里拾得這包袱
跔回並不知賊盜事情州尹不听六問三推伯明受不
過這苦楚只得哭告謝小桃假意哭道我怕你乞打將
包袱出首你便招了罷伯明罵曰潑賤人你害我死州

尹交將伯明枷了封了贓做了文書解上東平府去有
分交個人去數千里外去安身立命正是

老龜烹不爛

移禍在枯桑

當日兩個公人押伯明到姑娘門首伯明告姑娘曰當
初不信姑娘口今日被這娼妓與別人做路陷我七將
兒子寄在姑娘處我若死後望姑娘擡舉姪孫則個姑
娘安排酒食請了姪兒和兩個公人解曹伯明并贓物
文卷到府厅交割了討了回文自回蒲左丞問曹伯明
你如何嚇詐賊贓從實供說伯明告言相公明鏡小人
在五里頭拾得包袱並不知賊情蒲左丞言現有賊首
宋林已打死他告你嚇詐他贓物七七現存如何賴得

伯明再三哭告小人爲討娼婦謝小菴爲妻致有今日
屈害望相公做主蒲左丞听了言語心中疑或此事難
斷且監差人去曹州拿謝小桃來有分得洗清了曹伯
明冤屈正是

報應本無私

影响皆相似

要知禍福因

但看所爲事

却說公人逕來曹州拿了謝小桃到府蒲左丞交帶謝
小桃上厅來跪下蒲左丞言你這娼婦快也實說你與
何人有姦排害曹伯明說得是實饒你罪名若一句不
實先打死你這淫婦謝小桃抵賴不肯招說蒲左丞交
揪下打一百打死了罷當下拖番打了十下小桃熬疼

不過告言相公委的與倘都軍來往情密後被曹伯明娶了妾因此與倘都軍設計交宋林將贓物放於地下待伯明跣回家陷害要謀妾爲妻只此是實蒲左丞急差四個公人火速來曹州拿了都軍把淫婦收監一併問罪只因去那倘都軍有分交謝小桃入官爲奴正是

凶惡若還無報應

天地神明又有私

次日捉到倘都軍押至厅前跪下蒲左丞不問事情叫姓打一百黃荆却問當時打得倘都軍皮開肉綻鮮血淋漓蒲左丞交取曹伯明謝小桃出來當厅判斷兩個跪在一邊倘都軍跪在一邊蒲左丞令倘都軍供招生情發意欲謀曹伯明性命一七供招蒲左丞執筆判這

倘都軍杖三十刺配三千里牢城不許還鄉謝小桃哥
入官爲奴曹伯明公名無事發落寧家曹伯明拜謝蒲
左丞神明拔應曹伯明回家父子依舊開客店過了生
世正是

畫籠畫虎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小說曹伯明錯勘賊終

錯認屍

入話

竟

世事紛三難

知機端不誤終身

若論破國亡家者

盡是貪花戀色人

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這浙江路寧海電即今杭州是也在城眾安橋北首觀音庵有一箇商人姓喬名俊字彥傑祖貫錢塘人自幼年喪父母長而魁偉雄壯好色貪淫娶妻高氏各年四十歲夫妻不生得男子止生一女年一十八歲小字玉秀至親三口兒止有一僕人喚作賽兒這喬俊看來有三五萬貫資本專一在長安崇德收絲往東京賣了販棗子胡桃雜貨回家來

賣一年有半年不在家門首交賽見開張酒店雇一箇
酒大工叫做洪三在家造酒其妻高氏常管日逐出進
錢鈔一應事務不在話下明道二年春間喬俊在東京
賣絲已了買了胡桃棗子等貨船到南京上新河泊正
行船因風阻一住三日風勝大開舡不得忽見隣舡上
有一美婦生得肌膚似雪髻挽烏雲喬俊一見心甚愛
之乃閒訪於稍工你船中是甚麼客人原何有宅眷在
內稍工答言此言此建康府周巡檢病故合家小扶靈
柩回山東去這年小的婦人乃是巡檢之侍妾也官人
問他做甚喬俊言稍工你與我問巡檢夫人若肯將此
妾與人我情愿與也多些才禮討此人爲妾說得此事

成了我把五兩銀子謝你稍工遂乃下船倉裡去問老
夫人道小人告夫人眼前這箇小娘子肯嫁與人否見
說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交這喬俊取了這小婦人
爲妾直使得

一家人口因他喪

萬貫家資一旦休

兩臉如香餌

雙眉似鉄鉤

吳王遭一釣

家國一齊休

老夫人當時對稍工道你有甚好頭腦說他若有人要
取他就應成與他只要一貫文便嫁與他稍公便言
隣缸上有一販棗子客人要取一箇二娘子特交小人
過缸來與夫人說知夫人便應成了稍工回復喬俊說

夫人肯與你喬俊听說大喜即便開箱取出一千貫文
便交稍公送過夫人舡上去夫人接了說與稍公交請
喬俊過船來相見喬俊換了衣服逕過舡來拜見夫人
夫人問了鄉貫姓氏明白了就叫侍妾近前分付道相
公已死家中兒子利害我今做主將你嫁與這个官人
爲妾即今便過喬官人船上去寧海郡大馬頭去慶快
活過了生世你可小心伏侍不可托大其婦與喬俊拜
辭了老夫人上上與他一个衣箱物件之類却送過舡
去喬俊取五兩銀子謝了稍工喬俊心中十分歡喜乃
問其婦你的名字叫作甚麼其婦乃言我叫作春香年
二十五歲當晚就舡中與春香同鋪而睡次日天晴風

息浪平大小船隻一齊都開喬俊也行了五七日早到
此新關歇舡上岸叫一乘轎子擡了春香自隨着逕入
武林門裡來到自家門首下了轎打發了轎子去了喬
俊引春香入家內來自先走入家裡去與高氏相見說
知此事出來引春香入去參見其妻見了春香焦燥起
來丈夫你既娶來了我難以推故你只依我兩件事我
便容你喬俊道你且說那兩件事高氏啓口說出直交
喬俊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正是

沒興賒得店中酒

災來撞着有情人

佳人有意郎君俏

紅粉無情浪子村

婦人之語不宜听

分門割戶壞人倫

勿信妻言行大道

男子綱常有幾人

當下高氏說與丈夫你今已取來了你可與他別住不許你放他在家裡喬俊听得言容易我自賃房屋一間與他住過高氏又說自從今日為始我再不與你做一處家中錢本什物首飾衣服我自與女兒兩個受用不許你來討你依得麼喬俊沉吟了半晌心裡道欲待不依又難過日子罷上乃言都依你高氏不語次日起早去搬貨物行李回家就央人賃房一間在銅錢局前今對貢院是也揀个吉日喬俊帶了周氏點家火一應什物完備搬將過去住了三朝兩日歸家走一次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半年有餘喬俊收絲已完打點家中

柴米之類分付周氏你可奈淨我出去多只兩月便回
如有急事可回去大娘家裡說知道罷遲到家裡說與
高氏我明日起身去後多只兩月便回倘有事故你可
照管周氏看夫妻之面女兒道爹爹早回別了妻女又
來新住處打點明早起程此時是九月間出門搭舡登
途去了一去兩個月周氏在家終日倚門而望不見丈
夫回來看又又是冬景至了其年大冷忽一日晚彤雲
密布紛又揚又下一天大雪高氏在家思忖丈夫一去
因何至冬時節只故不回歸說與女兒道這周氏寒冷賽
兒又病重不久身亡乃叫洪三將些柴米炭火錢物送
與周氏又見雪下得大閉門在家哭泣只听得敲門

只道是丈夫回來，荒忙開門，見了洪大工挑着東西進門。周氏乃言：「大工大娘大姐一向好麼？」大工答言：「大娘見大官人，不回計掛你無盤纏，交我送柴米錢鈔與你用。」周氏見說，回言道：「大工你回家去，多拜上大娘大姐。」此時大工別了，自回家去。次日午時分，周氏門首又有人敲門。周氏道：「這等大雪，又是何人敲門？」不因這人來，有分交周氏再不能與喬俊團圓。

世間好物不堅牢

綠雲易散琉璃脆

賢愚痴蠢出天才

巧厭多能拙厭呆

正是閉門屋裡做

端使袖從天上來

當日雪下得越大，周氏在房中向火，忽听得有人敲門。

起身開門看時見一人頭帶破頭巾身穿舊衣服便問周氏道：「嫂子喬俊在家麼？」周氏答道：「自從九月出去還未回。」其人言：「我是他里長。今來差喬俊去海寧砌江塘做夫，十日歇二十日，又做十日。他既不在家，我替你們尋個人，你出錢雇他去做工。」周氏答言：「既如此，只憑你交人替了，我自還你工錢。」里長相別出門，次日飯後領一個後生，方年二十歲，與周氏相見。里長說與周氏：「此人是上海縣人，姓董名小二，自小他父母俱喪，如今專靠與人家做工。過日每年只要你三五百貫錢，冬夏做些衣服與他穿，我看你家裡又無人，可顧他在家不妨。」周氏見說，心中歡喜，道：「委實我家無人走動，看其人是。」

个良善本分人遂謝了里長留在家裡至次日里長來
叫去海寧做夫周氏取些錢鈔與小二跟着里長去了
十日回來這小二在家里小心謹慎燒香掃地件件當
心且說喬俊在東京賣絲與一箇上廳行首沈瑞蓮來
往倒身在他家使錢因此畱恋在彼全不管家中妻妾
只恋花門柳戶逍遙快樂那知家裡賽戇病了兩個餘
月死了高氏叫洪三買具棺木扛出城外化人場燒了
高氏立性貞潔自在門前賣酒無有半點狂心不想周
氏自從安了董小二在到有心看上他有時做夫回來
熱羨熱飯搬與他吃小二見他家無人勤謹做活這周
氏如常涎鄧上的眼引他這小二也有心只是不敢上

前一日正是十二月三十日夜周氏交小二去買些酒果魚肉之物過年到晚周氏叫小二開了大門去灶上盪一注子酒切些肉做一盤安排火盆點上了燈就在房內床面前小二在灶前燒火周氏輕上的叫小二道你來房裡來將些東西去吃小二千不合萬不合走入房內有分交小二死無葬身之地正是

只因酒色財和氣

斷送堂上六尺軀

僮僕人家不可無

豈知撞了不良徒

分明一段蹺蹊事

瞞却堂上大丈夫

此時周氏叫小二到床前便道小二你來你來我和你吃兩盃酒今夜就和你做了夫妻好麼小二道不敢周

金瓶梅
三
氏罵了兩三声蛮子周氏雙手把小二抱到床邊
而坐便將小二扯過懷中解開主腰兒交他摸胸前麻
團也似白姝小二淫心蕩漾便將周氏臉接過來將舌
尖兒度在周氏口內任意快樂周氏將酒篩下兩箇吃
一个交盃盞兩人合吃五六杯周氏道你在外頭歇我
在房內也是自欺寒冷難熬你今無福不依我的口小
二跪下感承娘子有心小人亦有意多時了只是不敢
說今日娘子擡舉小人此恩殺身難報二人說罷解衣
脫帶就做了夫妻一夜快樂不必說了天明小二先起
來燒湯洗碗做飯周氏方起梳粧洗面罷吃飯正是

少女少郎

情色相當

却如夫妻一般在家過活左右隣舍皆知此事無人開
管却說高氏因無人照管門前酒店忽一日听得閑人
說周氏與小二通奸放心不下因此交洪大工去與周
氏說且搬回家省得兩邊家火周氏見洪大工說此事
回言道既是大娘好意今晚就將家火搬回家去洪大
工自回家去了周氏便叫小二商量今大娘要我回家
你今却如何小二便答娘子大娘家裡也無人小人情
愿與大娘家送酒走動一來只是不好與娘子快樂不
然就今日折散了說罷兩箇樓抱着哭了一回周氏道
你且安心我今收拾衣箱什物你與我挑回大娘家裡
我自與大娘說畱你在家暗地裡與我快樂且等丈夫

回來再做計較小二見說才放心歡喜回言道「萬望娘子用心當日下午收拾已了小二先挑箱籠大娘家來捱到黃昏洪大工提个灯笼去接周氏」取其鎖上了大門同小二回家正是

非蛾投火身湏喪

蝙蝠投竿命必傾

爲人切莫用欺心

舉頭三尺有神明

若還作惡無報應

天下兇徒人吃人

當時小二與周氏到家見了高氏上道「你如今回到家一處住了如何帶小二歸來何不打發他去了周氏道大娘門前無人照管不如留他在家使喚待得丈夫回時打發他未遲高氏是箇清潔的人心中想道在我

家中我自照管着他有甚皂絲麻線遂畱下交他看店
討酒坛一應都會得不覺又過了數月周氏雖和小二
有情終久不比自住之時兩箇任意取樂一日周氏見
大娘說起小二諸事勤謹又本分乃言大娘和不將大
姐招小二爲婿却不便當大娘听的大怒罵道你這賤
人好無志氣我女兒招顧工人爲婿周氏不敢言語乞
這大娘罵了三四日大娘只倚着自身正大全不想周
氏與他通姦故此要將女兒招他若還思量此事只消
得打發了小二出門後來不見得自身同女打死在獄
滅門之事且說小二自三月來家古人云一年長工二
年家公三年太公不想喬俊一去不回小二在大娘家

一年有餘出入房室諸事托他便做喬家公欺負洪三
 或早或晚見了玉秀便將言語調戲他不則一日不想
 玉秀被這小二姦騙了其事周氏也知只瞞着大娘似
 此又過一月其時是六月半天道大熱玉秀在房內洗
 浴大娘走入房中看見女兒妳大乞了一驚待女兒穿
 了衣裳叫這女兒到面前問道你乞何人弄了身體這
 妳大了你好也實說我便饒你玉秀推托不過只得實
 說我被小二哄了高氏跌脚叫苦這事都是這小婆娘
 做一路壞了我女孩兒此事怎生是好欲待聲張起來
 又怕嚷動人知苦了女兒一世之事當時沉吟了半晌
 眉頭一縱計上心來只除害了這畜子方纔免得人知

不覺又過了一月忽值八月中秋節到高氏交小二買些魚肉果子之物安排家宴當晚高氏周氏玉秀在後園賞月叫洪三和小二別在一邊吃高氏至夜三更叫小二賞了兩大碗酒小二不敢推辭一飲而盡不覺大醉倒了洪三也有酒自去酒房裡睡了這小二只因酒醉中了高氏計策當夜便是

東嶽新添枉死鬼

陽間不見少年人

當時高氏使女兒自去睡了便與周氏說我只管家事買賣我那知你與這蠻子通姦你兩個做一路故意交他姦了我的女兒丈夫回來交我怎的見他分說我是个清白的人如今討了你來被你玷辱我的門風

如何是好我今與你只得沒奈何害了這蠻子性命神不知鬼不覺倘丈夫回來你與我女兒俱各免得出醜各無事了你可去將條索來周氏初時不肯被高氏罵道都是你這賤人與他通姦因此壞了女兒你還恋着他周氏乞罵得沒奈何只得去房裡取了麻索逾與大娘^{ヒヒ}接了將去小二頓項下一絞原來婦人家手軟縛了一箇更次絞不死小二叫起來高氏急無家火在手邊交周氏去灶前捉把劈柴斧頭把小二腦門上一斧腦漿流出死了高氏與周氏商量好却好了這死尸須是今夜發落便好周氏道可叫洪三起來將塊大石縛在尸上馱去丟在新橋河里水底去了待他尸首自

爛神不知鬼不覺高氏大喜便到酒作坊裡叫起洪大工來大工走入後園看見了小二尸首道祛除了這害最好倘畱他在家大官人回來也有老大的口面周氏道你可趁天未明把尸首馱去新河裡把塊大石縛住墜下水裡去若到天明倘有人問時只說到小二偷了我家首飾物件夜間逃走了他家又無人來尋望如今且除了一害洪大工馱了尸首大娘將灯照出門去此時有五更時分洪大工馱到河邊掇塊大石綁縛在尸首上丟在河內直推開在中心裡這河有丈餘深水當時沉下水底去了料道永無踪跡洪大工回家輕工的關了大門大娘子與周氏各回房內睡了高氏雖自清

潔也欠些聰明之處錯幹了此事既知其情只可好好
打發了小二出門便了此事今來千不合萬不合將他
絞死後來自家被人首告打死在獄滅門絕戶且說洪
大工睡至天明起來開了酒店大娘子依舊在門前賣
酒王秀眼中不見了小二也不敢問周氏自言自語假
意道小二這廝無禮偷了我首飾物件夜間逃走了王
秀自在房裡也不問他那隣舍也不管他家小二在與
不在高氏一時害了小二性命疑決不下早晚心中只
恐事發終日憂悶過日正是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却說武林門外清湖閘邊有箇做靴的皮匠姓陳名文

一妻程氏五娘夫妻兩口止靠做靴鞋度日此時是十月初旬這陳文與妻爭論一口氣走入門裡蒲橋邊皮市裡買皮當日不回次日午後也不回程五娘心內慌起來又過了一夜亦不見回獨自一個在家煩惱將及一月並無消息這程五娘不免走入城裡問人運到皮市裡來問買皮店家皆言一月前何曾見你丈夫來買皮莫非死在那裡了有多口的道你丈夫穿甚衣服出來程五娘道我丈夫頭帶万字頭巾身穿着青絹一口中一月前說來皮市裡買皮至今不見信息不知何處去了衆人道你可城內各處去尋便知音信程五娘謝了衆人遶城中逢人便問一日並無踪跡過了兩日

吃了早飯又入城來尋問不端不正走到新橋上過正
 是事有湊聞物有故然只見河岸上有人喧哄說道有
 個人死在河裡身上穿領青衣服泛起在橋下水面上
 程五娘听得說連忙走到河岸邊分開人衆一看時只
 見水面上漂浮一個死尸穿着青衣服遠上看時有些
 相像程氏就乃大哭道丈夫綠何死在水裡看的人都
 呆了程氏又乃告衆人那個伯七肯與奴家拽過我的
 丈夫尸首到岸邊奴家認一認看奴家自奉酒錢五十
 貫當時有一箇破落戶叫名王酒七專一在街市上幫
 閒打哄賭騙人財這廝是個潑皮沒人家扎他當時也
 在那裡看程五娘許說五十貫酒錢便乃向前道小娘

子我與你拽過尸首來，岍邊你認着五娘哭罷道：「若得伯也如此深恩，難報這王酒也見隻過往缸，便跳上缸去，叫道：『稍公，你可住一住，等我替這小娘子拽這尸首到岍邊。』當時王酒也拽那尸首來，王酒也認得喬家董小二的尸首口裡不說出來，只交程氏認着，只因此起有分交高氏一家死于非命，直叫：

高氏俱遭囚圍苦

好色喬郎家業休

開裡鑽頭熱處歪

遇人猛惜愛錢才

誰知錯認尸和首

惹出冤家禍患來

此時王酒也在缸上將竹篙推那尸到岍邊來，程氏看時見頭面破肉，却被水浸壞了，全不認得看身上衣服。

却認得是丈夫的模樣號上大哭告言王酒上道煩伯
 上同奴去買口棺木來成了却又作計較王酒上便隨
 程五娘道褚堂伴作李團頭家買了棺木叫了兩個火
 家來河下撈起尸首盛了棺內就在河畔邊存着那時
 新橋下無甚人家住每日只有舡隻來往程氏取五十
 貫錢了王酒上王酒上得了錢一逕來到高氏酒店門
 前以買酒爲名便對高氏說你家原何打死了董小二
 丟在新河橋內如今泛將起來你道一場好笑那里走
 一個來錯認做丈夫尸首買具棺木盛了改日却來安
 葬大娘子道王酒上你莫胡言亂語我家小二偷了我
 首飾衣服在逃追獲不着那得這話王酒上道大娘子

你不要賴瞞了別人不要瞞我你今送我此錢鈔買求
我便等那婦人錯認了去你若白賴不與我上就去本
府首告叫你乞一場人命官司高氏听得便罵起來你
這破落戶千刀万剐的賊不長俊的乞丐見我丈夫不
在家今來詐我王酒上被罵大怒便投一个去處有分
叫喬家一門四口性命能殺的婦人道底無志氣胡亂
與他些錢鈔也不見得此事

雪隱鷺鷥飛起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一毫之惡勸人莫作

衣食隨緣自然快樂

當時高氏千不合万不合罵了王酒上這一頓被那廝
走到寧海郡安撫司前叫起屈來安撫相公正直厅上

押文書叫左右叫至厅下問道有因屈事王酒已跪在
厅下告道小人姓王名青錢塘縣人今來首告隣居有
一喬俊出外為營呆回其妻高氏與妾周氏一女玉秀
與家中一雇工人董小二有姦情不知怎的緣故把董
小二謀死丟在新橋河裡如今泛來小人去與高氏言
說反被本婦百般辱罵他家有個酒大工叫做洪三敢
是同心謀害小人不因此上叫屈望相公明鏡昭察
安撫所罷着外郎錄了王青口詞押了公文差兩個牌
軍押着王青去捉拿三人并洪三火急到厅當時公人
逕到高氏家捉了高氏周氏玉秀洪三四人開了大門
取鎖開了大門同到安撫司厅上一行人跪下相公是

蔡州人姓黃正大爲人奸狡貪濫酷刑問高氏你家董小二何在高氏道告小二拐物在逃不知去向吏人道要知明白只問洪三便知分曉安撫遂將洪三拖翻拷打兩腿五十黃荆血流滿地打熬不過只得招道董小二先與周氏有奸後搬回家奸了至秀高氏知覺恐丈夫回辱滅了門風于今八月十五日夜賞中秋月交小的同小二兩個在一邊吃酒我兩個都醉了小的怕失了事自去酒房內睡了到五更時分只見高氏周氏來酒房門邊叫小的去後園內只見小二尸首在地小的馱去丟在河內回家小的問高氏因由高氏被將前事說道二人通同奸騙女兒倘忽丈夫回日怎的是好我

今出于無奈因此趕他不去又怕說出此情只得用麻索絞死了小的是个老實的人說道看這廝忒无理也祛害了一害小的便將小二尸首馱在新橋河边用塊大石縛在他身上沉在水底下只此便是實話安撫見洪三招狀明白點指畫字二婦人見洪三已招驚得魂不付体王秀抖做一塊安撫叫左右將三个婦人過來供招王秀只得供道先是周氏與小二有奸母高氏收拾回家將奴調戲奴不從後來又調戲奴又不從將奴強抱到後園奸騙了奴身到八月十五日如果吃酒賞月母高氏先叫阿奴去房內睡了並不知小二死土之事安撫又問周氏你既與小二有奸緣何將女孩兒

壞了你好也招成免至受苦周氏兩淚交流只得從頭
一也招了安撫又問高氏你原何謀殺小二抵賴不過
從頭招認了都押下牢監了安撫俱將各人供狀立案
次日差縣尉一人帶領仵作行人押了高氏等去新河
橋下檢尸當日鬧動城裡城外人都得知男子婦人挨
肩擦背不計其數一齊來看

險道神脫了衣裳

這場話榜不小

喬俊貪淫不可論

故交妻女受奸情

只因酒色亡家國

豈見詩書誤好人

却說縣尉押着一行人到新河下打開棺木取出尸首
檢看明白將尸放在棺內縣尉帶了一千回話董小二

尸雖是斧頭打碎頂明麻索絞痕見在安撫叫左右將高氏等四人各打二十下俱是昏暈復醒取一面長枷將高氏枷了周氏王秀洪三俱用鐵索鎖了押下大牢內監了王青隨衙听候且說那皮匠婦人也知得錯認了再也不來哭了思量起來一場惶恐已時不敢見人這話且不說再說王秀在牢中湯水不吃次日死了又過了兩日周氏也死了洪三看上病重獄卒告知安撫上令官醫上治不痊而死有高氏渾身發腫捧瘡疼痛熬不得飯食不吃服藥無用也死了可憐不勾半個月日四個都死在牢中獄卒通報知府與吏商量喬俊久不回家妻妾在家謀殺人命本該償命凶身人等

俱死具表申奏朝廷方可決斷不則一日圣旨一到開
讀道凶身俱以身死將家私抄扎入官小二尸首又无
苦主親人燒化了罷當時安撫即差吏去打開喬俊家
大門將細軟錢物盡數入官燒了董小二尸首不在話
下却說喬俊合當窮苦在東京沈瑞蓮家全然不知家
中之事住了兩年財本使得一空被虔婆常上發語道
我女兒恋住了你又不能接客怎的是了你有錢鈔將
些出來使用无錢你自離了我家等我女兒接些客人
終不成餓死了我一家罷喬俊是个有錢過的人今日
死了錢被虔婆赶了数次眼中淚下尋思要回鄉又無
盤纏那沈瑞蓮見喬俊泪下也哭起來道喬郎是我苦

了你我有些日前釐下的零碎錢與你些做盤纏回去了罷你若有心到家取得些錢再來走一遭喬俊大喜當晚收拾了舊衣服打了一個衣包沈行首取出三百貫文把與喬俊打在包內別了虔婆厭了衣包手提了一條棍棒又辭了瑞蓮兩個不忍分別且說喬俊於路搭舡不則一日來到北新關天色晚了便投一個相識舡家宿歇明早入城其舡家見了喬俊吃了一驚道喬官人你如何恁的不回一向在那里去了你家中小姐子周氏與一個雇工人有好大娘子取回一家住了怎的又與女兒有好我听得人說不知爭妍也是怎的大娘子謀殺了雇工人酒大工洪三將尸放在新橋河內

得了兩個月尸首泛將起來有一個皮匠婦人來錯認了又有人認得是你家雇工人的尸首上告在安撫司捉了大娘子小娘子你女兒并酒大工洪三到官拷打不過只得招認監在牢裡受苦不過如今四人都死了朝廷文書下來抄扎你家財產入官你如今投那裡去好喬俊听罷却似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水雪來

這喬俊驚得呆了半晌語言不得那缸主人排些酒飯與喬俊吃那裡吃得下兩行珠淚如雨收不住哽咽悲啼心下思量今日不想我閃得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如何是好奮來復去過了一夜次日黑早起來辭了缸主

人背了衣包急上奔武林門來到近着自家對門一个古董店王將仕門首立了看自家房屋俱折沒了止有一片荒地却好王將仕開門喬俊放下衣包向前拜道老伯上不想小人不回家中如此模樣王將仕道喬官人你一向在那里不回喬俊道只爲消折了本錢歸鄉不得並不知家中的消息王將仕邀喬俊到家中坐定道賢姪听老身說你去後家中如此上上把從頭之事一上說了只好笑一个皮匠婦人因丈夫死在外边到來錯認了尸却被王酒上那廝首告害了你大妻小妾女兒并洪三到官被打得好苦惱受疼不過都死在牢裡家產都抄扎入官了你如今那里去好喬俊听罷兩

淚如傾辭別了王將仕上南不是落北又難嘆了一口
氣道罷ヒ我今年四十餘歲兒女又無財產妻妾俱
喪了去投誰的是好一逕走到西湖上第二橋望着一
湖清水便跳投入水下而死這喬俊一家人口深可惜
哉至今風月江湖上千古漁樵作話傳尸首不能入棺
掃土這人便是貪淫好色下場頭

如花妻妾牢中死

似虎喬郎湖內亡

只因做了虧心事

萬貫家財屬帝王

小說錯認尸終